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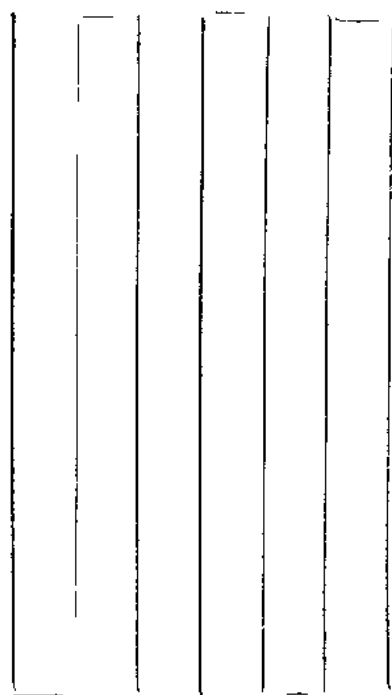
刊新作劇
風的南湖
著瑩冰謝

行印局書新北

刊新作創

風的南湖

作瑩冰謝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再



湖南的風

實售三角

作者

謝冰瑩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 開封 長沙 廈門
北平 濟南 武漢 汕頭
廣州 西安 貴陽 溫州
杭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北新書局

目次

目	次
女苦力	一
有趣的離婚	八
挑煤炭的小姑娘	二二
小土豪	二七
別矣可愛的孩子們	二六
秋天的落葉	三三

秋之晨·····	四一
海濱之夜·····	四七
心底譴責·····	五三
九個遣散兵·····	五九
黃昏·····	六九
大樁橋的夏夜·····	八四
小鴨之死·····	九〇
玫瑰色的衣裳·····	一〇二
信·····	一〇九
湖南的風·····	一二三

元旦·····	一二七
李媽·····	一三四
悼廬隱·····	一五〇
櫻之家·····	一五九
悲鴻的畫·····	一六四
雨·····	一七二
丫頭主席·····	一八一
又是一年·····	一八八
編後·····	一九三

女苦力

由荷溪到矢中大概有四十餘里的山路。這裏共有三座山，第一座最高，可是還沒有衡山的峻陡。階級很多，我們每個人都走得汗流滿面，喘不過氣來。偶爾站住休息一下，都覺得有被微風吹倒的可能。雖然山路是這般崎嶇，前面的大嶺是這樣昂然地站在我們的前面，路上又盡是些刺足的尖石子鋪着，使人如此難走，但我們仍然鼓着勇氣，頭也不回地往上面爬。

到了山巔，腿已經酸得好像一節節散開了的一般，我停住在一棵

大樹下休息，回轉來看看在山下走着的人，正像無數的螞蟻在地上爬行似的，距離近一點的也不過看來像一隻飛鳥而已。

『真不相信，我自己已經走了這樣遠的路。』我喘着氣對一位同路的陳君說。

『得了，你看前面的山路比我們走過的還更遠啊。』他勉強地笑了笑。

『沒有辦法，無論怎樣難走，我們也是要走的！』

後面的一大羣人也陸續地趕到了，於是我們又一同走着。

出乎我意外的，我看見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身體強健又跑步如飛的女子，她挑着我們的行李好像只有幾斤重的東西在肩上一股飄然地

走過了。

『喂，那個小孩子挑不起了嗎？這女人是那裏請來的？她的氣力真大！』

我連忙問他們。

『剛才在那個茶亭子裏休息的時候雇來的，她的氣力實在大，跑起路來比任何男人都快。』楊先生說。

『這算什麼，她還可以挑比這個更重的擔子呢！』阿隆更補上了這句。

『好傢伙，她真厲害！』其他的人們也一齊驚訝起來。

這樣大腳、身體強健、精神抖擻的女子我的確很少見到，尤其是

在上海住了一年，看慣了那些忸忸怩怩，弱不禁風的摩登女兒，初來遇到這樣強有力的女性，我簡直懷疑自己走進了另一個世界，另一個國家。

距離矢中一分鐘一分鐘地近了，這裏你可以看到一大批一大批的女苦力在挑着擔子飛跑，好像和男子比賽似的，她們老是走在前面。尤其令我佩服的是她們那種落落大方的態度，和莊嚴而又和藹的表情。每到了十餘里的地方我們總要休息一次。所有走路的人無論是抬轎的，坐轎的，挑擔的，或者空手走路的，都現着疲勞不堪的樣子，立刻東倒西歪地坐下來，買的買東西吃，唉的唉聲嘆氣，可是，我們的女苦力們呢？她們總是站着，即使汗珠佈滿了她們

的臉上，但她用自己的袖口擦一下，休息兩三分鐘後又繼續着前進了。

他們的頭髮都沒有剪，而且梳了一個很高很奇怪的髻，梳得亮光光的，連蒼蠅都爬不上，上面插着白晃晃的簪子，簪子上面又有無數小小的鈴子響動着。爲了這個寶貝，朋友子中差不多看呆了，他的眼睛時時注意這奇異的髻，她的左右前後都被他看完了。

『喂，冰，我發現了一件美術品。』子中從轎子裏出來，第一句就是這樣對我說。

『啊，我早知道了，你對於美術品發生了某種情感嗎？』我笑着回答他，他也笑了。

在馬路上工作的最大多數是婦女。她們挖土，檢石子，挑土，築路，……每一個人都是很有精神地工作着，她們看見我們走過，也有些抬起頭來望一望的。我很難受，雖然我走着路，可是轎子仍然在我的後面，而且將自己和她們比較起來，簡直是成了兩個階級，她們是勞動的，而自己呢？慚愧死了，應該被她們打倒的。想到她們這樣努力開墾山地修築馬路，到將來汽車通了時，享福的都是有錢的人，她們還不是和以前一樣要跑路？

據說這裏的女苦力每年除了穿吃外還可賺到二百以至三百餘元，她們的服裝有時穿的很漂亮，金牙齒是幾乎每人都有，至少有兩個的。這不但成了她們的裝飾，而且也是這裏的特有現象。每一個男

人無論貧富，也都喜歡裝上幾顆金牙，自然，有些大半都不是整個的，真金的，不過像燒給死人用的錫箔一般，在牙齒上面塗上一層而已。

她們和丈夫完全立在平等的地位。經濟當然獨立的，她不但不倚靠男子生活，有時還要幫助男子，養活自己的孩子，她們出嫁的時候，什麼聘禮和嫁妝都不需要。只要送給她一條扁擔就夠了。

她們中間，有些長得美麗的，自然更可以賺到些意外的工資，不過任別人怎樣談論她，或者取笑，她總是這樣大方而又勇敢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不理睬他們也不咒罵他們。以強壯的勞力換取自己的吃穿，她們是獨立的人，真正的生產者，神聖勞動的女苦力！

有趣的離婚

在一個暖和的下午，我和陳女士到湖邦去參觀。本來跑了十里路已經有點疲倦了，很想休息一下，可是這裏招待我們的郭君很興奮地說：『我們到外面走走吧，今天是趕集的日子，各鄉來的人很多，街上熱鬧得很。』

『好，去吧。』

我不好辜負他的意思，立刻放下茶杯，就隨着他，還有陳，一同走到街上。

在平時，這的確是一條冷清清的街，舖子只有四十多家，而且都

是破舊的，在裏面能夠買到的東西也只能限於「鄉下人」的需要。可是今天大不同了，街上擠滿了戴斗笠穿草鞋或者赤着腳的男人女人，他們挑了各種各樣的農產品來出賣，每個人都是很忙地在做着交易；我們要費很大的力，才能從他們的陣營裏沖出來。

『喂，郭先生，站住，站住，我有話和你談。』

突然從人叢中走來一個跑得氣喘喘的年約三十餘歲的女人。

『什麼事情？』郭君問。

我們都站住了。

『關於我和我丈夫離婚的事，已經由你們批准了，但是我從前用了他十元錢，現在應該還他。不過借他的是大洋，而我現在因了窮

困，只能還他十塊小洋，你說可以嗎？』

哈哈，他們都大笑起來了，我不懂他們爲什麼這樣大笑，郭君連忙翻譯給我聽。

『那麼，你怎麼回答她呢？』我問郭君。

『我回答她，最好還他大洋，萬一辦不到，小洋也可以的，不過要好好地和他說明。』

就這樣，那女人認爲已經得到了圓滿答覆，很高興地走開了。

『這樣稀罕的事我還是第一次見到。無論在目前中國的那個階級裏的人們，如果離婚，總是男的給贍養費或者離婚費給女人的；而這里的女人，不但需要什么贍養費，連用了幾塊錢都要還清，真不愧

一個獨立的女性。』我很快活地對郭君說。

『最有趣的是借大洋還小洋的話，雖然相差很小，但她却認為是一個嚴重得不得了的問題，所以特來「請示」。』陳也插進來微笑着說。

『的確，這裡的女人是和別處特別不同的，她們不但自己的生活由自己負擔，而且大半還要負擔家庭。離婚，都是由女方提出來的，沒有能力或者好吃懶做的丈夫，時時都擔心妻子提出離婚。』郭說。

『那麼，每個男子都要起恐慌了。』我笑着說。

『當然囉，他們有些還靠着妻子來養活自己的，更是戰戰兢兢地